

台灣新詩概述

方耀乾

一、前言

昨天聽說北方的寒流帶著風要來進攻，今早就已經兵臨南方的府城。窗外的羊蹄甲還沒來得及開花，就已經在風中嚇得顫抖不已。筆者手植的這兩棵原屬南方的植物，經此一嚇，不知明年春天是否依然還能花開滿庭。為了書寫《2007台灣文學年鑑》的這篇〈台灣新詩概述〉，筆者來到了國立台灣文學館，館外的小樹依然抖縮不已。聽說今年的經濟不景氣，是百年來難得遭遇的難關，企業大量裁員，人民的荷包大量失血縮水，引發一股失業自殺潮。百年前的蕭條，筆者只能耳聞，不曾親身履歷，但是今年的經濟蕭條算是目睹了。聽說明年會更糟，那後年呢？那大後年呢？如果我們同意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詩比歷史更真實」，那3月總統大選的時候，藍綠兩營的政客都說只有他們才有能力救經濟，給人民未來美好的前途，這些口水怎能相信？筆者不禁想起，還好我們還有詩：詩當然比口水更真實。詩在這經濟蕭條、寒風陡峭的冬天裡，至少還可讓我們期待「五彩的春光」。

台灣的出版業一向不蓬勃，尤其嚴肅文學這塊。如再加上碰到「歹年冬」，業者只能自求多福了。詩的閱讀者一向是小眾，購者更是小眾中的小眾，是屬「年年歹年冬」的出版品，但是奇怪的是出版的詩集並未見減少。據筆者初步的統計，

2007年出版的詩集（包含個人詩集、詩編選集及舊版新刊、再版的詩集）超過一百種，而且新生代，特別是出個人第一本詩集的新手，佔了很高的比例。其中以唐山出版社一年出版了二十多部的詩集最令人注目。雖然無法肯定詩不會衰微，但代有新人出，也算是可喜可賀了。

二、母語詩

翻開白靈主編的《2007台灣詩選》，在所編選的77首詩中，竟然沒有一首詩是用台灣母語書寫的。筆者假設有3種可能：一是沒有任何一首台灣母語詩夠格被選入，二是編者不知有台灣母語詩，三是編者的慣習（habitus），無形中迫使台灣母語詩在再生產場域（cultural reproduction）中不被看見。本文限於篇幅，筆者無法在此議題上做進一步的論述。但是湊巧筆者剛剛編選完2007台語詩選，上述的第一個可能「可能」值得再斟酌；如果是第二個可能，算了，那我真真的無言以對；而如果是第三個可能，那身為詩的編選者以後可能更加要小心翼翼的避免成為複製單音的霸權。

2007年出版、刊行的母語詩約有上千首之譜，而結集成冊出版者，台語有5本（林央敏的《一葉詩》、方耀乾的《方耀乾詩選》、陳正雄的《失眠集》、柯柏榮的《娘仔豆的春天》、蔡文傑《風大我愈

欲行》），客語2本（邱一帆的《山肚个暗夜》、江嵐的《詩畫家鄉》）。南島語竟闕如，只能期待他日春筍出土。

重要詩作及詩集概述如下：

台語詩書寫國族議題自80年代正式舉旗出航以來，已經成為台語詩書寫的重要議題之一。一方面是反中國霸權，一方面是反華文霸權，再方面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根植，都已取得一些成績。不過，台語界還是有不少書寫者以呼口號的修辭經營這個主題的作品，抑或是以白開水的散文方式為詩，這常會降低文學藝術性的久長感染力量，實在是可惜的事。在反殖民、反專制的歷史階段，用呼口號的作品來做政治、社會運動的呼求是可理解的。不過，成為「文學」又該是另一種表現形式了。陳建成的〈漂流〉已經開脫這種模式，用暗喻的修辭呈現台灣國族漂流的現狀，這更可以展現台灣目前無奈的困境。胡長松的〈島嶼恰自我之歌〉以美麗與哀愁的雙重奏交纏共舞的書寫策略，言說對台灣的愛與疼惜，用感性包攬理性，展現「自我之歌」的吟唱。張德本的〈泅是咱的活海〉用「海翁」的比喻，一個是台灣的「外形」，一個是台灣的「內形」，言說「泅」是海翁的本性與本命，也就台灣的本性與本命。以上3首有關國族書寫的台語詩呈現出比諸以往更加多元、更加細膩的藝術性。

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對一個被殖民的族群是建構主體的必要手段。殖民者扭曲、改寫、掩蓋的歷史，需要透過歷史再現重寫自我的歷史。過去有不少台語文運動者用台語詩來書寫／再現台

灣的歷史，有達到一定的「效用」，不過常常運用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歷史春秋筆法的書寫視角。硬梆梆的言說、菁英歷史的觀照時常呈現是「歷史敘述」，而不是「藝術作品」。柯柏榮〈赤崁樓的情批〉於後殖民情境之下，對應出歷史無奈、諷刺。對四百年來台灣的變化——特別是用兩座古城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與普羅民遮城（Fort Proventia）做主敘者——用披一層懷鄉的網紗呈現：有感嘆、孤單、被拋棄兼諷刺的歷史深度，是大敘述與小敘述（little narrative）兼用的模式。陳金順的〈二層行溪夢春風〉描述朱一貴的農民革命，從「夢」春風、「網」春風、到「亡」春風的農民革命的宿命。作者有意翻轉「敗者為寇」的霸權論述，言說「敗者亦為王」的邊緣回擊論述。整首詩用歷史事件的鑲嵌手法呈現朱一貴性命歷程，也同時隱喻台灣的歷史進程。

愛情總是揉合著酸甜苦辣，每一人的愛情各有款式、各有姿態。楊焜顯的〈意樓望海ê聲說〉借用小敘述的模式來回顧鹿港意樓的純情女子的癡情與失落。癡情女子、無望的等待若換成台灣這個角色來看，可不是也義同理同。「意樓望海的聲說」也就是「福爾摩沙望海的身影」，要如何無聲無息慢慢老去，抑或是如何重新創造命運？周華斌的〈櫻花之戀——寫予恭子〉也是無結局的戀情。相對楊焜顯的楊花之戀，雖然同樣是無結局的等待，周華斌的櫻花之戀自頭到尾豈有開始過？因此詩中只能有「走揣」的頭段與「思念」的尾段，無本文的戀情註定只有無邊的想

像。以上2首，一個是妻子對丈夫無邊的等待；一個是男性對女性無邊的思念。

革命者永遠是邊緣者，詩人是革命者，也應該永遠是左派。陳秋白的〈海是左派——致詩人張德本先生〉提出詩人應該站的位置與態度的命題：「伊是毋捌上岸的魚／伊毋捌停止思考／毋捌妥協」、「伊是左派／永遠轟浪」。慧子的〈蘭潭觀夜釣〉呈現人與物的關係生命觀，位置不同，生命取捨就不同。陳秋白詩作的生命觀是革命者無妥協的，慧子詩作的生命觀是平凡人的填肚子觀，無啥正義可言。不過2首詩都提出對人類生命的深刻思考。

2007年出版的台語詩集有5本：3本出自老將、2本出自新手。林央敏的《一葉詩》收錄其近二年來的新作。所謂的「一葉詩」是指體制短小的小小詩，以一頁為限，但書寫者必須有文字壓縮的功力方能乘載無限的想像。《一葉詩》雖篇幅短小，裡頭有抒發心情、反映社會、哲思冥想，亦有國族書寫的詩作，呈現林央敏多元的觀照。方耀乾的《方耀乾詩選》收錄他1995年至2005年間的詩作，內容主要觀照台灣的歷史、族群、社會、生態、書寫愛情親情。其文字充滿著熱帶海島的多彩意象與殖民地傷痕的歷史記憶。〈五妃廟落日〉裡的「彼條白色的布條／摧死一個時代」是不是可以「誤讀」成台灣命運也正在被我們自己勒死呢？一個沒有公民意識，只有政客口水的時代，不就是那條白布條？陳正雄的《失眠集》敘述作者近年為失眠所苦之心情故事與獨白。兩位新手分別是柯柏榮與蔡文傑，前者身繫囹圄，後者身體殘缺，都是第一次出詩集，但

表現出值得讚賞的毅力與詩才。柯柏榮的《娘仔豆的春天》有他的心情故事、對母親的懺悔和刻骨的監獄書寫；蔡文傑《風大我愈欲行》裡的這首〈風大我愈欲行〉展現他不凡的鬥志。兩人詩裡的故事都令人動容。

邱一帆的客語詩集《山肚个暗夜》主要描繪客家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及思想，充滿對土地、對鄉親的深情。江嵐的這部詩集《詩畫家鄉》是和畫家謝采諭合作的詩畫集，是一本詩情畫意的美麗詩集，充滿故鄉的想像、土地的記憶。

三、華語詩

2007年的華語詩據筆者粗估當超過一萬首（包含刊登於報紙、雜誌、以及詩集、詩選集），其所呈現的主題與往年無太大的差異，譬如愛情、親情、友情等，另外有關心情的抒發、人生之感懷、景物之描繪等，而這些所佔之比例也最多。

以下僅羅舉幾首發表於報章雜誌有關此類主題的佳作以視端倪。喻麗清的〈如詩——婚禮歸來〉歌誦青春的美好，如歌之行板，喻麗清新：年輕「是花是葉／都沒有果實重」、「錯誤都可以交給那個沒有學問的橡皮擦／所有的道路都還沒有變窄」、「結婚進行曲永遠進行中」。林婉瑜的〈餵養母親〉以母女角色互換的轉換敘述來追思母親的愛，不落俗套：「以長大的速度模擬衰老，教我的／自己一件件忘掉，張嘴是吃，漆黑是睡／像小孩，搖搖擺擺」。劉小梅的〈布丁還在桌上〉是首精巧的情色詩，其中布丁柔軟濕潤的觸感隱喻極待愛撫的隱密部位。布丁「它嬌

嗔地要我／給個交代」，索與給之間是柔滑又甜蜜的觸覺與味覺（甚至是嗅覺）的關係。整首詩的字數極精簡，意象精準且富創意，張力十足，是寓意深遠的小詩傑作。其他有莊柏林的〈翻譯〉、廖之韻的〈天使的翅膀〉、劉克襄的〈秀姑巒山——與妻子的古道橫越〉、黃智溶的〈相思炭傳說〉、甘子建的〈玫瑰的名字〉、曾貴海的〈排灣母親織物上的纏染〉、陳思嫻的〈用雪抄襲〉、向陽的〈哀歌黑蝙蝠〉等都是此類主題之佳作。

筆者特別想談的是對2007年有特殊意涵的詩作，也就是台灣的政治氛圍與社會現象「反應」到詩上面的觀照。身為2007年台灣新詩概述的概述者，筆者想把「當時」定格為永恆的印記。

首先，樂生院的拆除是2007年其中的一個重要新聞事件。林俊德的〈搬遷，無法搬遷的：樂生院告別記事〉書寫那表面帶著進步主義面具的「文明」，其實是野蠻不文明的權力話語（power discourse）。那些老人們以為樂生院真的是一個可以樂生安養之處，卻「渾然不知／自己早已成為城市的語病」，在執政者與利益團體的「通力合作」之下，最後將是一則美麗的傳說或是一個被割去的毒瘤呢？「據說，我們將更快通往城市的心臟」看來是充滿反諷（irony）了。經濟不景氣又是這幾年來的另一個現象，民進黨執政這些年來無力提振經濟，今年換成國民黨執政，看來更是驚濤駭浪了（藍綠營的政客們也不用罵筆者批評政府，誰教當下的筆者正在寫詩的評論呢？詩人應該是左派的，評論人不應該也是左派的

嗎？）。杜十三的〈炭——為燒炭自殺的台灣人而寫〉是邊緣人對執政當於強烈的控訴，「我只能坐在生命的門檻上哭泣／用一盆熊熊的炭火紋身」，看能否燒亮執政者的「苦民所苦」的良心了。痛有多大，控訴的吶喊應該也有多大了。從2006年9月延續到2007年9月9日的那場倒扁運動的餘溫，那個「屁」被林佳儀的〈持續靜坐後的午後〉裡的那聲從高貴的屁股裡用力擠出「釋放對島嶼最深情／那響亮且無臭的／愛」給解構了。政治的對立與衝突得利的往往是政客，失敗的往往是人民。這要靠智慧的人民凝聚公民意識來與執政者做策略性的對抗（counteraction）與協商（negotiation）。其他有李進文的〈功夫〉、陳鴻森的〈魔術師〉、金恆杰的〈我說的是……〉、詹澈的〈夏季預知死亡紀事——衰老農熟死〉等也都是此類主題之佳作。

2007年出版的個人詩集老幹新枝都有。近年來引起極大爭議和重視的夏宇又要「夏／嚇」到很多人了。這次她用完全透明的塑膠片，並以粉紅色和黑色字跡交替印出33首中英對照的詩，詩集叫做《粉紅色噪音PINK NOISE》。一面翻書／詩時，還伴隨著聲響。書／詩似透明卻又頁頁字跡漫疊，真個想看清楚卻又似乎看不清楚，有點俗麗，又有點神秘。要看這本詩可不太容易，要不就要在想看的那頁下面墊一張白紙，不然就要抓出一頁來，仰首就著天空「逆讀」。手易酸，頭易痛，這是讀它要付出的代價。它的英文版基本上是合乎語法的，而它的中文版卻像扭曲、跳動、倒裝的文字或聲音。其中文

基本上是不合乎語法的，就像……，對，就是像翻譯軟體翻譯出來的文體，是蠕動的、變形的：全書就像一隻內藏無數密碼的半透明變形蟲。它可以是一本天書，可以寶貝它、珍藏它；它也可以是一本垃圾書，可以是時停、時讀、時放棄、甚至可以丟棄的。它說：「怎樣性交是蠕動那？／很不同和甜／承諾等候我們／在神秘愛的限額／在明亮，發光，似神的煥發／如果我們必須死／我們將需要那些押韻的技能／某些是出生與／其他人顯現出。」你讀出受到框架又沒有受到框架之間（in-between）的趣味否？

前輩詩人趙天儀繼2006年12月出版了《歲月是隱藏的魔術師》，2007年又出版了《雛鳥試飛——趙天儀海洋抒情詩集》，可說寶刀未老。《雛鳥試飛》所收的是歷年來趙天儀描寫海洋的詩作，共分成五輯，前四輯主要在於歌詠海洋，第五輯為以詩論詩。主要「記錄」了趙天儀對「海洋生活的經驗、憧憬與嚮往」。在〈大海的禮讚〉這首詩裡，他說：「海與陸劃清界線／卻又拍著和解共生的音響」是否隱喻著中國與台灣也當是如是關係？

2007年似乎流行以跨媒介來並呈詩的樣態。蔣勳、碧果、張默各與畫、攝影做結合。久不出詩集的蔣勳，這次以詩畫集《來日方長》溫柔出擊。一首〈山河〉當可見及蔣勳「隨遇而安」的觀照：「牆上一塊水濕的漬痕／看久了，可以看到／雲嵐變滅／看久了，可以看到／山河蜿蜒。」八十多首的詩作幾乎是觀山、觀景、觀花、觀草等等觀照生命本質與現象的一種恬然心境。蔣勳說：「知道沉潛與

飛揚，無關乎吉凶，可能只是自己學會靜觀生命、領悟生命的兩種心境吧。」通觀整部詩畫集即是如是觀。2007年還有另一本詩畫集問世——碧果的《肉身意識》。大量的詩作探討肉身與意識的辨證關係：對抗、矛盾、互動、統一。而其中的「二大爺」這個角色已成為碧果詩作的意象系統，同時也是象徵系統。所以，《肉身意識》成為2007年最具哲學性的詩集。詩論家詩人張默則出版了一部詩與攝影結合的旅遊詩集，厚達380頁，詩作一百三十多首，分做台灣詩帖、大陸詩帖、海外詩帖三卷。透過肉身移動於這個世界的不同空間／國界，張默將心靈想像遊歷於現實與歷史之間，有感懷、思鄉、憂國、讚嘆、哲思。是一部可觀景、可思景的一部詩集。

此外，莫渝的《第一道曙光》、陳育虹的《魅》、林婉瑜的《剛剛發生的事》、張菱舲的《風弦》、凌性傑的《所有事物的房間》、吳岱穎的《明朗》、洛夫的《背向大海》、夏夏的《鬧聲扭：手刻詩集》、蘇紹連的《大霧》、棗川的《風之翼》、李癸雲的《女流》、曹開的《給小數點台灣：曹開數學詩》、詹澈的《綠島外獄書》等都值得注意。

四、結論與展望

2007年的詩還算是豐收的一年，這是相對於最近幾年來文學書的產量，以及出版業的寒冬現象而言。2008年我們已能確知出版業，因為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更是加雪上加霜了，但是最後詩集的出版量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的統計方能確知。唐

山出版社2007年出了二十幾本詩集，算是詩市的異數了。據筆者所知，2008年10月由《掌門詩學》策劃，宏文館出版了25部詩集，可說是令人驚喜的壯舉，但卻多為自己出資出版的。如果唐山出的詩集也是如此，花自己的錢，搭自己的舞台，跳自己的舞，自己送入場卷，請別人觀賞，熱情與擔當是令人敬佩的，但還是令人洩氣的。

經濟雖不景氣，詩人啊，還是要唱歌、寫詩啊。這句話筆者喊得還真是有點心虛啊。不過，筆者會好好多開幾班新詩課，培養培養一些詩的「消費者」，算是對詩的工商業盡點棉薄之力。